

公民 喉舌

徐风 ●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公民 喉 舌

作家出版社

徐风 ● 著

第一部

萌芽

无论如何，那个多雨的下午对于恽晓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

进城好几个月了，恽晓芙所有的梦境还是在乡下，在运河边，在她的恽家村。

老是提醒自己，她叫恽晓芙，再也不是乡下的恽小富。新名字是进城前她送给自己的礼物。从进城的那天起，她就决心把那个土气的名字和所有的背景留在恽家村。

她决定了，她要去敲一扇门。

确切地说，那是一个飘飘忽忽的机会。

只要有一点点希望，她就会抓住不放的。好歹她已经在韵州城里呆了好几个月了。城里的太阳有些懒，月亮有些脏，人有些势利；不就是房子高些，地面光些，灯火亮些吗？可是来找机会的人谁也不想走。她是在前后跑了十几家单位均遭拒绝后，才到一家名叫“翠园”的酒店打工的。韵州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但每天释放出的诱惑，也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现在是江南的梅雨季节了，潮湿，闷热，雨总是下得无休无止。她打工的翠园酒店，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。那个一直在游荡的机会，不时在向她扮着鬼脸，以至她吃饭干活也恍恍惚惚的。

终于，等来了那个下午。

熬到了打烊，焦心而漫长的等待终于过去了。她突然变得坚决起来。匆匆换下酒店的旗袍，穿上样式简洁的淑女裙装，补了一点

淡妆，镜子里，一个不自信的她，笑容也是机械的；像在酒店里遇到陌生的客人。信心，又似一点点在减弱了。走出酒店大门的时候，老板邢立本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：“你好像去赴什么约会似的？”

恽晓芙只是恭敬地笑了笑。

没有人知道她的秘密。

其实她知道，那比买奖券还渺茫，太多的废票在你手里掉落，纷飞的都是失望。从水乡农村来城里打工的恽晓芙，现在正走向一个她全然陌生的地方，确切地说，那不是去碰运气，而是去赶一个特别的考场。韵州电视台狂轰滥炸地做了一星期广告，在本地和周边地区招聘节目主持人。据说总共只招6人，却有300多人来报名。韵州刚从县级市提升为地级市，大家都跟着兴奋，好像谁都突然升了一级。城市的方方面面也都在急不可待地扩展，电视台是个炙手可热的单位，新落成的18层大楼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300多个从四面八方赶来碰运气的青年男女，一早就拥挤在电视台一楼大厅里，一些人还在愁眉苦脸地背复习资料，一些人却踌躇满志，已经提前挂上了节目主持人的表情。考场门口，有人在高声叫号，恽晓芙是114号，这个数字好像与吉祥无缘。排号在她之前的那些报名者，几乎都是进入设在2号演播室的考场才几分钟，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，恽晓芙知道，他们顶多经历了一二个回合就败下阵来。她对自己反而增加了一点信心。她有1米65的身材，眉目清秀，胸脯饱满，只是皮肤黑了点；虽然只有高中文化，但她爱好文学，读过好多文学名著，在学校时，老师常常表扬她写的作文。差那么一点点就考上大学了，当时老师让她再补习一年，说她一定能考上。可她家里穷，出不起那笔钱了。只好弄了一张函授业余大专文凭，虽然教育部门不承认，是为了进城，花几百元钱从外地邮购来的，但总比没有强吧。

终于轮到她上场了。

她站在一圈评委中间，灯光太强，刺得她几乎睁不开眼。

“身材还可以，眼睛小了点，单眼皮。”有人小声嘀咕。

“可她的单眼皮，倒比刚才那个双眼皮耐看……”

“不过，她的气质是需要开发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来报考主持人？”一位头发花白的评委首先发问。

“我想，由于我的加入，电视台的节目会更出色。”她对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回答很满意。

“你喜欢看韵州台的哪些节目呢？”

这个问题把她难住了。在酒店打工，她几乎没有时间看电视。

评委们又一阵窃窃私语。

“我……喜欢韵州台的新闻节目。”她涨红了脸。

接下来，评委们又问了她诸如怎样看待社会贫富悬殊，什么叫GDP，请说出韵州古代历史上的6位状元的名字，等等。恽晓芙从评委们的神态上知道自己的回答多半有些豁边，心就沉下去，更糟糕的是最后的抽签题，让她朗诵一首诗，艾青的《大堰河》，也许是她的普通话里夹杂着一点韵州口音，也许是她的音质不那么清脆亮丽，她的朗诵还不到一半，就被一个戴眼镜的瘦脸挥挥手打断了。

“您可以下去了。通知下一个，115号。”

恽晓芙愣在那里：“我……不行吗？”

“对参加笔试的考生，我们会另发通知的。”瘦脸那不确定的目光在眼镜片下闪烁着，恽晓芙只记住了他左腮上有一块黑色蹬胎记。

花白头发的评委朝她遗憾地笑笑。

毫无疑问，她被淘汰了。

她想哭，但她忍住了。笑一笑，对着那些尊贵的评委。别让他们看不起，她对自己说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大厅的，内衣，

早已湿透了。

耳边有人在说，其实，考试是做样子的，名单早就定了。

这样的说法，反而让恽晓芙心里好受一些。

好了，过去了，只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反正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她这样想着，加快了脚步。电视台啊，我再也不会到你这鬼地方来了。

背后有人叫她：“小恽，等一等。”

她回头一看，是一个面熟的中年男人。她想起来了，冷显诚，一个经常来酒店吃饭的，被大家称作冷先生的老板。她心里暗暗叫苦，今天怎么这样倒霉呢？

冷显诚和她寒暄了几句，说自己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来考试了，委托他来关照一下，说话间无意流露，他和电视台的人很熟。

她发现冷显诚并没有立即要走的意思，而是一脸诚恳地望着她，好像在说，需要我帮忙吗，没问题。

恽晓芙礼貌地说了声谢谢，她只是希望，经常来酒店吃饭的冷先生，可不要把她报考主持人的事告诉她的老板。

冷先生笑了，说绝对没问题，而且，说不定他还能帮她一把。其实他们之间还应该有许多话题呢，于是冷先生就随意地朝马路对面一指：“站着说话多累，到那边茶店去喝杯茶吧。”

恽晓芙觉得没有理由拒绝。在她的印象里，冷显诚好像是做书画生意的，带客人来翠园吃饭，从来都是彬彬有礼，话也很少，好像从来没有喝醉过酒。再说，冷先生风度也不错，他个子很高，有些瘦，没有一般老板常有的啤酒肚。一双深藏机锋的眼睛，看人的时候，总是和善的。

他们进了一家叫“一壶春”的茶店。是中西合璧的格局，有茶，咖啡，还有各种小吃。恽晓芙要了一份泡沫红茶，冷显诚却要了一壶铁观音。背景音乐是小野丽莎的《冬之歌》，空调的柔风把

它送过来，传递着无边无际的清凉。

冷显诚突然有些严肃地问她，是嫌酒店太苦，还是真想做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？

恽晓芙说：“其实，这两样东西是分不开的。”

冷显诚说：“你的勇气可嘉，但功底差了点，不要抱怨命运，它还攥在你手里呢。我不知道你的决心有多大。”

恽晓芙说：“刚进城的时候，只想有一只饭碗，可有了一只饭碗以后，又有新的念头了。说实话，刚才的事，真让我不甘心。”

冷显诚说：“要是有人愿意帮你呢？”

恽晓芙摇摇头说：“我们老板常说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”

冷显诚听了哈哈大笑，说这句话是专为开酒店的人设计的，我也告诉你一句话吧，千金难买一个愿。

恽晓芙听出冷显诚的话里的意思了，通常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像吹肥皂泡一样容易。她心里慢慢升起一种警觉，找了一个时机，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冷先生，我要上班去了。”

02

翠园酒店，坐落在老城和新城的交界地带。连接新、老两城的是一座古桥，名叫升旗桥，据说是南宋岳飞率部在此抗金、升旗击鼓而得名。桥背上原有石狮八对，憨态可掬。石拱气势宏伟，人称千头拜。站在桥头看韵州老城，自是苍茫古朴，别有韵趣。

恽晓芙突然被提升为酒店的营销副经理，邢老板还给她加了工资。恽晓芙感到很意外，酒店的领班小茅，那个细腰肥臀、有一张鲜红大嘴的靓妹，在员工中是最受邢老板青睐的，她一直想得到这个职位，这次却落败了。

现在恽晓芙再也不用端盘子倒酒，做那种很累的活了。她有了一些相对的自由。有时她按老板的要求去拜访一些老客户，给他们送一些不值钱但创意新颖的小礼品，还有一些是老板圈定了必须要笼络的新客户，她一次次上门，征求他们对菜肴和服务的意见。恽晓芙虽然不大适应有的客户那种粗俗甚至下作的玩笑，但她的乡村背景使她很在乎这个位置。一天，乡下的哥哥恽大富来找她，当着别人的面，缺心眼的大富就伸出蒲扇般的手向她要钱，说娘的老毛病又犯了，等着钱抓药呢。

幸亏，邢老板给她加的工资她一分钱也没用，全部给了大富。

酒店里的人私下议论，瞧她哥哥那模样，准是个老光棍。

她气得脸发白。人的舌头真歹毒啊！可是，谁也无法改变她的乡下背景，她的恽家庄，她的多病的母亲和无能的哥哥，她的村前

屋后的那几亩薄地。只有好好努力，保住这个饭碗。毕竟，她已经在城里站住脚跟了。

偶尔，还会想起报考节目主持人的事，她并不后悔。要是还有别的机会，还敢去试试吗？她想，人往高处走，只要比现在好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呢？总比赖在恽家村强啊。

城市里什么最好看？除了新华书店里那眼花缭乱的新书，也就是看看路边的广告了，那里面说不定埋藏着机会呢。有时，站在一块诱人的广告牌前，她就情不自禁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

生活总算有些安定了，却还想学点什么。她买了一本许国璋英语，还开始写日记。流水一样的生活，她觉得应该留下些什么。谁知道自己将来能做什么呢。

有几天，酒店的生意不太好，原因是这些日子里，附近接连着又有几家酒店开张了，邢老板有点急，嘱她出去打探一下行情。

她跑了几家酒店，发现一个秘密，那几家酒店的生意其实并不火爆，但门口的小车却停得很多，看上去生意兴隆的样子。她问门口的迎宾小姐，对方警觉地说：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她又瞅准了一个正趴在方向盘上打瞌睡的驾驶员，上前搭讪了几句，驾驶员漫不经心地说，反正车歇着没事，这会儿是老板买他们在这里唱的空城计。

她如获至宝，赶紧向邢老板报告。邢老板一听果然开了窍，立即布置，以每辆1小时5元的价格，租了些原本要歇到停车场去的汽车停在酒店门口，给人一种宾客爆满的感觉。没几天，酒店的生意又好起来了。

有一天，邢老板给了她一个手机号码，说，冷先生有一段时间没来了，赶紧联络一下吧。说完，朝她笑了笑。

邢老板原先是文化局的一个副科长，据说前几年竞争上岗遭了暗算，一气之下就辞职开了个酒店。他自己还会几笔书画，朋友圈

子好像都是些文人墨客。恽晓芙隐约感到，自己的提升说不定跟冷显诚有关系。一个顺水人情，或许还有别的。她拨通了他的手机，冷显诚的声音在话筒里有一点磁性，他好像很高兴，说这会儿在北京呢，明天就飞回来了。恽晓芙就用很职业的口气说，欢迎多多光临酒店啊，冷显诚笑着说，你请客吗？翠园的午餐可从来不免费啊。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他大笑，说小恽真是个老实人。

过了几天，冷显诚来了，见到恽晓芙，只浅浅地点了一下头。酒店里的人说，冷先生是那种不穿名牌的有钱人，他不笑的时候，人好像很阴，和气的背后，有什么东西似的。他和邢老板称兄道弟，有时拿出一张破画，两个人看半天。在别人眼里，冷先生出出进进，并没有对恽晓芙表现出特别的热情。但恽晓芙感觉到了，冷显诚一旦看她，目光好像有些特别，让她不断去想，他们之间要有些事情发生。

果然，有一天冷显诚吃完饭，离开酒店时，朝她招招手，语气坚定地说，下午3点，还是在一壶春，不见不散。

恽晓芙咚咚心跳。她还是第一次被男人邀请。奇怪的是，她一点也没有想到拒绝。

他们第二次面对面地坐在一壶春了。

冷显诚这次选了一间日本情调的茶室，点了一种名叫“恩施玉露”的绿茶。红木茶海，朱泥紫砂壶，开片薄瓷碗，情调很有些古典。恽晓芙看着他熟练地泡茶，那茶芽纤细，挺直如针；色泽苍翠绿润，一注沸水袅袅，叶芽婷婷地悬浮杯中，一会儿便沉降杯底，汤色渐渐嫩绿明亮，有一种如玉如露的感觉。

洗杯，浇壶，冷显诚给她斟了细细一碗。

恽晓芙突然笑了：“这样喝水，不嫌麻烦吗？”

冷显诚也笑了：“下午茶，是中年人的心态了。不过，这茶确实好喝。”说罢，轻轻啜了一口。

恽晓芙也抿了一口，果然香气清爽，口味醇和。但她把茶碗推开了，说：“这茶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喝的，喝上瘾怎么办啊？”

冷显诚接过话说：“不错，这上等茶，是让上等人喝的。恽小姐为什么去考节目主持人呢，不是为了改变命运吗？”

恽晓芙脸红了，说：“冷先生今天请我来，就是为了嘲笑我吗？”

冷显诚一脸严肃：“小恽，要是真有一个机会，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你愿意争取吗？”

恽晓芙心里一动：“好像，上次你就说过这样的话。你是不是有办法让我进电视台啊？”

冷显诚摇头，说凭你现在的水平，就是进了电视台，也会被淘汰的。他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到恽晓芙面前，说：“去充电，去深造，明白吗？”

名片上是一个显赫的头衔：

首都广播学院电视系教授

芮 文 博士生导师

“芮文教授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电视理论界的权威，也是一个书画鉴赏家。这次在北京，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他愿意帮助你。”

去北京上学、深造，这简直太奢侈了。早先她曾经幻想，将来有一天，她能在省城上大学，可她居然要一步跨到北京去。

“为什么你要这么帮我？”恽晓芙直视着他。

“很简单，那天在考场，在评委们眼里，你是一个失败者，可你站在那儿，有一种不肯认输的气质。别人没有注意，我发现了。当然，恕我直言，你做娱乐节目主持人也许并没有多少优势，但你有一种做新闻记者的气质，所以，我决定帮你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恽晓芙的眼睛里噙着泪水：“我当营销副经理，也是你帮忙的吗？”

冷先生仿佛没看到她的眼泪似的：“这个你就别问了，也不要想得太多；你并不是国色天香，我也无意怜香惜玉。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努力。机会在你面前，不会停留太久，你考虑吧。”

恽晓芙心里一下子很乱。茶是什么味儿，她一点也不知道了。

冷静下来，恽晓芙觉得要放弃现在的这一份工作，突然去北京学习深造，有些不太现实。

毕竟，她是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。父亲早逝，母亲多病，大富哥哥只有一身死力气，做什么事都缺一个心眼，种的那几亩责任田，充其量糊口而已。

往后的一两年里，她用什么去接济他们？

再说，冷显诚并没有向她承诺什么，太遥远的北京到底有什么在等待她，只有天晓得。她学习的经费也有问题，到了北京以后，靠什么生存？她觉得在韵州这样的小城立住脚跟，已经很吃力了，北京，她从没有去过的大都市，会接受她吗？

冷显诚这几天却不大来酒店了。

也许，他只是信口说说而已。恽晓芙对男人的直接认识，就是一些经常来酒店吃饭的食客，他们大抵有钱，却差一些德行，有的人喝高了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总喜欢在女服务员身上沾些便宜。冷显诚虽然好像不是这样的人，但他总是不显山露水，谁能知晓他的根底呢？

还是安心在酒店做下去吧。

应该说，她做事很卖力。只是她不大会喝酒，应酬上也有些木，不会唱嗲声嗲气的卡拉 OK，有时到包厢里敬酒，客人们对她的表现总是不太满意。

一天晚上打烊后，邢老板向大家宣布：领班小茅提升为营销副经理，而恽晓芙被免职了，还是当服务员。

小茅咧着鲜红的嘴唇，得意地朝她笑了。

就像当初突然得到这个位置时一样，恽晓芙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她控制着自己，差点把嘴唇咬破了。

员工们都走了，邢老板让她留下，说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，是为了在酒店里倡导一种竞争机制，能者上，平者让，庸者下。机会对大家都是均等的。他希望恽晓芙不要泄气，从头开始。

“可是我做错了什么呢？”她想要一个明确的理由。

“平庸比错误更可怕，明白吗？”邢立本一点情面不留。

她一个人痛痛快地哭了一场。她是什么？一个庸者！她每天尽心尽力地工作，庸在哪里呢？一个小小酒店里的竞争，竟是如此残酷。她的悲哀不在于失去一个位置，而是对身边的竞争浑然不觉。

她明白了，一个没有实力的人，到处会遭到淘汰的。

她突然想到了冷显诚。他要是知道了，也许会笑她的。

好吧，让你们看看，恽晓芙是怎样的人。

她重新开始端盘子，在包厢里侍候客人。每天她提前上班，晚上打烊，她总是最后离开酒店。员工中有人议论，这个乡下来的妹子，还真能屈能伸。她听了，习惯地咬紧嘴唇。

有一天，很久不见的冷显诚带着客人来吃饭了。她的脸顿时有些发烫，连头也不敢抬。邢老板却偏偏让她在冷显诚预订的包厢里服务。她镇定了一下。突然在心里骂自己，怕什么，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。

她竭力显得不卑不亢，脸上一直是淡淡的笑意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轻盈的。当客人们称赞她的服务周到时，冷显诚抬起头来，朝她深深地看了一眼。

她突然有一种预感，其实，冷显诚已经不知不觉地介入了她的生活。他好像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出场，为什么？她的心咚咚跳着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。

他讲过的那些话，还有那些被自己推翻的想法，又一点点地萦绕于心。

这天夜里，酒店打烊已是9点多钟了。恽晓芙拖着疲惫的脚步返回她在城郊租的住屋。刚走出酒店不远，一辆深蓝色的宝马轿车在她身旁轻轻停下，是冷显诚的声音：“小恽，搭便车吧。”

她心里一热，几乎没有犹豫，就上了车。汽车飞快加速，冷显诚紧盯着前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她竭力使自己松弛下来，说：“坐这车感觉真好。冷先生不会笑我吧，我是坐船长大的。”冷显诚说：“记住自己的背景，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。”她说：“冷先生干吗讲话总像个哲学家似的，不嫌累吗？”冷显诚一踩油门说：“真正的哲学家已经死了，伪哲学却到处存在。空气里，到处都是，你闻到了吗？”

恽晓芙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不知不觉，汽车在市中心的国际大酒店门口停住了。冷显诚说咱们上去吃点夜宵怎么样？恽晓芙调皮地眨眨眼说求之不得。一会儿，他们乘电梯上到24层的旋宫。一片电脑灯编织出迷幻的境界，像在夜雾中穿行，影影绰绰浮动着一人头，一些与背景音乐混杂的窃窃私语。恽晓芙也许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，对于没有经历过的场面，惊讶只在心里。她在灯光的阴影里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在一个半敞式的小包厢里坐下来的时候，她已经老练得像一个熟客。

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机会。她想。

冷显诚要她尝尝这里的特色点心：蟹黄水晶包，桂花百合羹；当然，台湾风味的鸡丝皮蛋粥，也是不能不来一碗的。然后他感叹一声：“吃在韵州啊，要说过日子，我想象不出天下哪有韵州这样的地方。可要做点事情，韵州太小了。”

“冷先生，我想去北京读书，你真的能帮忙吗？”

她的目光好像比她的话语更直截了当。

“你终于这样说了，我很高兴。”冷显诚只在她脸上扫了一眼。“至于帮忙，我想目前你只缺乏两样东西，一是经验，这我帮不了你；二是钱，在北京无论做什么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……”冷显诚好像已经有所准备，拉开了鳄鱼皮包的拉链。

“我想一边打工一边读书，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”恽晓芙下意识地用手制止着冷显诚拿出的一个信封。

“靠打工挣钱念书，我不知道你能坚持多久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不要拿自己的青春去赊账。我不是慈善家，我只是作为介绍人，借2000元钱给你，写个借条吧，利息就免收了。”冷显诚说着把信封放到恽晓芙的面前。

由衷的感动，像潮水一样漫过她的全身。她的眼睛有些湿：“冷先生，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？”她泪光盈盈。

“别太容易感动。我不过就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。而且又那么吝啬。你不会嫌我借给你的钱太少吧。”冷显诚不怎么抽烟，手里却玩着一个烟斗型的打火机，火苗不断从他的手指间蹿动着。

“谢谢，我……会还你的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
冷显诚笑了。说他好像买了一支非常有潜力的股票，但他从来不指望什么回报，接着他把芮文教授的地址、电话号码都给了她，叮嘱她赶紧和芮教授联系。然后问她还有什么困难吗？

有那么一刻，恽晓芙呆呆地望着冷显诚，在她23岁的生命里，这个突然出现的中年男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她的命运真的能由此而改变吗？他想得到什么？他们将是怎样的一种关系？他好像从来没有对她有过任何暗示，他只是让她感受他的诚恳，当她感动了，睁大了眼睛看他，而他却像是在云雾里了。

“酒店里的人都说，冷先生是个有钱的大老板，但是从来不摆阔。而且，好像从来不带家眷，也没有小姐陪着。许多政府干部也